

集部

至正集卷三十三

元　許有壬　撰

序

送黎東山遊廬山序

余自幼樂登覽所至有山撥冗必往讀樂天草堂記太白歐蘇詩知匡廬之勝恨臂不翼而飛至其下也延祐乙卯有臨江之行舟中望五老如碧蓬懸瀑如玉虹時

以久曠定省且同舟非一人勢不獲留私念歸日或可一償所願而同舟益衆兼夜趨程順風下流檣飛如箭一時懷抱不啻如遠行客過故鄉而不一少息也至治壬戌承乏南臺分行江西遵陸南邁田按江東路與山左則廬山又不得而至焉自饒惟荼毒僑食武昌九夏炎蒸小屋如甑矯首悵望神爽飛越越南黎公景高居漢陽絶江來請曰往年逃暑廬山如在天山今將從一子一僕輕舟順流尋我舊盟秋盡而後返諸公歌詩送我

子其為我叙之噫天地間事無巨細豈造物者不厭瑣瑣皆自有以制之不輕以畀人邪世謂人一飲食前悉有定余嘗薄而不取豈眞有是説邪抑不得於此則得於彼二者不可得而兼之邪何余一遊之不偶若是而景高欲行則行沛然莫之能禦也景高嵾知尊中國來四十年著述自怡樂易好客四方知其賢朝廷優以秩不縻以事故得厭飫於山水豈非不得於此而得於彼者乎余不能從公游公其為我挽瀑布濡椽筆盡寫山川

之勝以歸誦而和之是亦從公游也

漢雋序

韓子答李翊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三代尚矣兩漢惟遷固為稱首雖後世論有優劣遷之後獨有固爾固文贍事詳讀者記事摭文供文字之用至於形勢利害事情得失有不暇考者況義理之精微乎宋括蒼林氏摭其精語為漢雋五十篇長沙黄秉彛序而刻之以公於世噫昔模印未盛世苦少書手抄率全書也天下多

書乃復有厭涉淵浩而工於數得者何哉盖林氏之書為事而設者也為事而設則提要鉤玄非苟於簡也比類釋義使異名奇字一閲可悉固見古人言辭之工焉抑雋言味也嘗咼一臠謂之知味則可謂之飽則不可讀者由此而遡班史之全由此而求義理之精有得於文贍事詳之外則秉彛公世之心為不負矣

性理一貫集序

理學至宋始明宋季得朱子而大明前輩言天限南北

時宋行人篋四書至金一朝士得之時出論説聞者歎竦謂其學問超詣而是書實未覩也文軌混一始家有而人讀之科舉行以經術取人詔首崇用又人人治之矣然昔之讀者為己今之治者為人昔之讀者由博以説約今之治者求捷以約而不知所以約捆摭説經歴歴可聽其於躬行心得果何如哉宋進士葉叔經編性理一貫集廬陵王務先表而出之節抄以授其徒序者謂使學者易知而易行愚竊謂易知者未必易得也學

者誠能因書而求之心驗之身則一言之得終身有餘況要而實備者哉不然徒為决科捷徑爾雖若愈於昔之未睹者得不愧於讀者乎先儒有言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而况富貴乎知此則知務先之用心而讀者治者為道德為富貴從可驗矣

林春野文集序

貢舉未行士之力學者積厚資深發而為文章决江河涇溝池至即盈溢利禄一啟人重得失始有欲速而求

捷者假步蹈律寸跬模倣斆而始雜規規乎其不裕也今試格一日之目有古賦有詔誥章表近循習多用賦則賦當日盛上不追騷下亦不失為漢魏矣而失反有今不逮昔之歎何哉盖昔之人有式不擬直以所學充之後之人無學可充而惟式是擬也長沙林春野出所著古賦有作者風文雅而潔年踰耳順所謂積厚資深不待貢舉而後學者也視執柯而睨者大不侔矣然而再試再黜於有司豈公明不足彼得而此失耶將論高

涉迂而今之學者為是耶抑春野之命有以使之然耶有問余者答曰余方論文得失吾不知也

阮冲逸復姓詩序

子繼父以啓來裔人道之大也世不幸有無子者則為之後者古有訓焉惟族次之當者是取宗法不明始有以他姓繼者中土俗猶梗質抱族子褓襁中長且有掉聲去者楚俗恬不為怪利其富厚雖壯者亦施施往後他姓先子嘗佐永州幕永俗尤可嘆有子者亦養人子

己子復以與人若是十九時未有禁告總管樊子明禁之樊賢而善謔曰吾永民其猶菜乎南方法異中土必移栽而後茂是固宜禁而不可勝究也可禁其未来者上其事不報厥後始有著令而郡邑廢格視之若無余往来江湖求能復其自出者得塗之阮冲逸焉冲逸喪其父從母適人遂冒徐姓一日喟然曰父不忍棄徐無子義也吾弟後之矣阮令無後我其歸哉遂復阮姓士大夫美之噫姓氏之訛尚矣未有盛於今者也余嘗病

永俗之大繆憒著令之不行舉而止之未能也沖逸自幼從母養於人以有妻子其後徐不得已也非若世之後它姓者也乃能奮起而復其宗阮氏之餒鬼一旦有食使其事暴於天下則世之取非族次其先不歆者知所適從而貪人之富忘其自出為它姓後若亦可以少愧矣是宜書

春秋集義序

春秋由三傳而下世之存者可考也范氏採經而為集

解啖趙考三家短長為統制伊川以傳考經之事跡以經別傳之真偽皆號精當而世之讀者無幾及胡氏傳出學者翕然宗之聖朝設科遂與三傳並用諸家之說幾無聞焉向會試以五經發策至有不知名家名氏者況有考其短長而折衷為書者乎且聖人之意當時門人有所不知世傳左氏時代不一要非親受於聖人者宜其辭勝而失誣也公羊穀梁傳聞迥遠諸家之說各尊所聞其能盡合聖人之意乎朱子謂春秋大旨誅亂

臣討賊子尊天子抑强藩貴王賤霸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如此則傳註之說其可泥於一偏乎豫章張君立擇諸家之論或全或略疏於三傳胡氏之後名曰集義擷衆長而萃於一歷歷精至觀其自序蓋欲學者因是以求諸家之全戒其厭煩務簡而取足於此則君立所得與夫所以教人有可見矣欲觀君立之集義當先觀君立之自序徧取諸家優游涵泳交暢旁通一旦有得自知去取迴視集義心目瞭然與聞人之

說襲而取之者異矣康節云春秋盡性之書也傳註而已乎

送廖如川序

日者之說尚矣自稽疑叙疇太卜列官世有見焉古之人疑不能決則稽之蓍龜上而建邦下而宅兆買妾産子舉聽之則其學未可無也賢如司馬季主卜長安東市則其人未可卑也今筮法故在龜卜之學傳者無幾世盛行而樂信者有所謂三命星數無慮數十家人欲

預知貧富貴賤壽夭謂爲知命去古人稽疑之意遠矣
而君子知命果如是乎就所謂命若星數校之其精者
復無幾唐侍御史李虛中深於五行書蓋三命之説也
以人始生年月所直推人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學
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後之得者可謂難矣
予少自信日接其人而不之問及倀倀世逆亦欲得如
李虛中者問之以決其疑不能自決者而所遇率誇嚴
虛高之徒爲要請計爾武昌識廖如川其學虛中之學

也取交游年月日所直試之先處其年時言輙多應迂陳之迹亦與有數焉江湖二十年若如川者盖不一二見方將挾其術游四方請所以為贈者予恐世之不知也書其槩為所至紹介云

送相字吳心鑑序

世以術言禍福者不知幾家在古有徵相差近理豊下豺聲興滅歷驗唐宋而下能者迭出其説可考也何則人賦形天地萬各不同終身貴賤壽夭則定於其賦一

時吉凶則動於其色分有定而賦實見之心有動而色實先之能者考驗宜有合焉荀子且謂古人無有學者不道也今乃有授人一字而終身貴賤壽夭一時吉凶舉能言之可謂奇已廬陵吳心鑑以此術行江湖雖十人書同一字亦無有失者叩其説則毫釐假借欹正濃淡節解縷折莫不中理他人效之則擊風捕影而無從也斯術也果孰為而孰傳之耶凡人之心思慮未動鬼神莫知凝寂無朕吉凶何有一念既萌萬事生矣故文

字者心之形也發諸手達諸目謂之書然則書之所出不亦淵乎夫身之形在外者也心之形在内者也得之外者有時而失得之内者若執左劵無往不合豈非内者重而外者輕乎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見乎蓍龜動乎四體一字之教亦動乎四體之小者豈非心鑑至誠所得有心察者内而驗其別乎昔人以八人為火九禾為秀三力為州松為十八公一行有相字詩謝石以朝字知徽宗則斯術之傳其亦有所自矣士大夫異

其術歌詩贈之予敘其首

靜樂居士傳後序

靜樂居士安南黎侯以僮阮勤久釋而民之愛其子慧教若已子袁氏口六主握質劑復鬻為人奴璧簪珥脫之使為民如阮袁請傭報謝遣之景君德載傳其事居士曰吾憐阮勤久不忍老之何有於仁袁六人泣訴情哀勢迫見牛堂下一時不能已何有於義予聞而喜曰茲其所以為仁義歟昔賢謂天地之於人物一也咸不

欲失其性奈何制服人以為奴婢乎不幸陵谷變遷則
係累者人得而奴之人方幸其不幸役其父及其子孫
而不已其亦不仁之甚也阮未老幷妻子舍之非仁乎
彼一毫不拔在族屬愁如路人而一見之頃若拯焚溺
乖囊不吝非義乎予病世之不與人為善也在官有碓
乎守已勇乎為治者良吏也而世曰彼好名者也里巷
有緩已急人至傾貲倒廩者與夫治橋路散粥藥皆仁
術也而又曰彼有心而為者在陰德無取也嗚呼斯言

其爲善之賊乎如其善好名可也有心亦可也使好善有心而爲善者無取則世之不好名而無心者不亦鮮乎好名有心乎且取之况居士恬退不競非好名者也有見則爲非有心者也其爲善不又多乎書以爲静樂居士傳後序

瑞竹詩序

蓂莢之生於世也代不一見華以瑞稱匪誇也竹常植爾何哉兹所謂瑞者穹壤之間有血氣斯有知人獸是

也寘然無知者草木是也而其生蕤蕤同類美周桑之
興劉蒲之兆符謂無知可乎歐陽子之辨怪竹也有知
不宜生廡下無知乃能避檻而曲全其生以人蓍龜
蚓水參綜極言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辨則辨矣
特為怪竹發耳愚於瑞竹則必其有知焉夫竹之為植
本固性直心虛節貞白氏與其似賢非常植之可侔也
矧有出於四德之外者乎譙齋經歷監縣石首政平惠
周秩滿深居斬竹樊圃明年春附枯出新枝葉日茂當

時觀者靡不訝其不根而筍也居無何拜南臺監察御史又數年則蔚乎成林而公復召入內臺出僉兩道遂在南臺噫斷不復生㝠然無知竹之常也而生於已斷禎祥胳合人力能之乎公之先世樹德惟滋吉事有祥竹之有知天道之有知也抑公之雅操直節以同相順以類相應有乎而見又瑞之常以瑞名之盖無過也歐陽子謂怪竹有知無知皆不可知然後可愚直以瑞竹為有知將無不可續卷徵題俾相人許有壬序其首

經濟編序

宋亡死節卓然在天地間千萬世不可泯者文文山而下便到肯齋李公尚論其世則文肅公經濟一編其詒謀之大者乎文肅肯齋之曾大父也予讀其書為文嘆曰理原於天事散於人明理治事一也岐而二之可乎及問學敝於記誦詞章事功撓於權謀術數二者遂戛戛不相入矣文肅師胡文定張忠獻以講求脩己治人之事其體立故其用行其綱正故其目舉胡公以為有

經濟之才朱子以為行事如履繩蹈矩無一事不合於理論事如絲麻穀粟無一言不適於用非溢美也家學之正傳肯齋臨大節而不可奪前詒謀而後無忝矣益陽劉用孚將刻梓淑世屬予序予所願不復辭也其易學之深與夫平生歷履朱夫子志銘備矣

五峯文集後序

五峯胡先生文集凡五卷南軒張先生序之矣益陽劉用孚將刻諸家塾且徵予題其端予惟世之深相知者

莫若師友先生之集南軒之序詳矣予何人哉然其引而不發者愚不容訒也先生資質純粹根乎天性講貫精密得之家傳於六經則沉潛反覆取道之原於百家則參考互訂必是之歸其涵養見於知言一書而性命道德之微無不貫其説施著於皇王大紀而禮樂政刑之用無不該議論慷慨輝光宣著千載之下猶想見其風采至於發言為詩抒言為文皆修齊治平之實也先生避地衡山結廬五峯故嘗造祝融之峯以求先生之

遺躅而深山大谷雲烟草樹邈乎其不可求也獨取先生之書伏而讀之其亦萬一私淑者乎用乎刻其書俾大行諸世其用心亦仁矣哉

張雄飛詩集序

延祐首科國人暨諸部列右榜者十六人幸獲魚兎委其筌蹄與夫不以一得為足汲汲所未至者亦各播人耳目有不得而揜者焉唐元氏張君雄飛首科右榜有聞者也不以一得為足益礪其學尤工於詩往往膾炙

人口佳章竒句不可悉舉拜御史西臺按巴蜀越巂足跡殆盡西南履少陵之躅黔有契焉移南臺行嶺海窮極幽險僉浙東憲過錢塘登會稽探禹穴天台鴈蕩之勝舉在心目得江山之助故其詩益昌而多也夫言之精絶者為詩然昔人有文章妙一世詩句不逮古人之言亦有文章不傳獨以詩顯者工部三賦他無聞焉非無文也以其所長掩之也雄飛既礪其學而詩又其尤長者乎移僉湖南過余琅琊山中出其槀古律詩共若

干首屬序其端愚因得以悉其多也且作邑而有惠佐臺而有聞司憲而有為礪學又不已不獨資以為詩將澤於道德仁義致其遠者大者其可尚也哉吾同年之得人可不謂盛矣乎

至正集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至正集卷三十四至三十八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曾起

謄録監生臣楊簡中

至正集卷三十四

元　許有壬　撰

序

青崖魏忠肅公文集序

天地清淑之氣鍾於士而發為文章宜無時無地不得其正也然世運有離合教法有隆汙而經術之道有晦明之不同雖有異質不能不汩而變焉金源氏之有中

土也設科取士治號尚文而天下分裂羣言亂哤士之氣習文之體裁有欲醇而不能不疵者也有欲實而不能不浮者也力雖勞而趨則近業雖工而道則虧豈非聲教有限而義理之學未明邪我元一文軌然後程朱之學大明於世造詣深者蔚為名賢推緒餘為文章亦莫不度越世習盖理勝則文在其中矣有壬於青崖魏忠肅公之文竊有見焉公殁五十年監察御史上之請刻諸梓屬有壬為之序而得復讀焉其送尉生之序曰

古之學者自小學入於大學自格物致知至於修身齊家舉程朱兩先生之學以訓之又曰讀經以治心為主不泥章句作文先大體而鄙雕刻嗚呼此公之所以為文也公之文若賦詠凡五百五十餘首又言事一卷皆可傳者也獨舉是者欲使學者知公所本而有所興起焉公丁混一之會經術闡明之時其為學也主於經而緝以勤力宜其所得若是其正也其敭歷也自編修官拜監察御史至中執法職憲餘二十年知無不言言無

不當道無不為為無不力高風勁節人能道之則其為文不徒文也其有得於經術者乎孫履道拜監察御史有風采可謂無忝矣

晋寧忠襄王碑序

晋寧忠襄王有功三朝皇上閔勞勑詞臣銘其碑子中書平章政事旺嘉努以碑在灤京墓道後雖永傳四方或不知移刻諸梓為方册庸便流布徵序其端王之先世典環衛篤忠蓋至王以沉毅詳審為武皇親臣繼事

明皇於雷雨滿盈之際盤桓屯難草行露宿以濟艱貞佐皇上於乾坤清爽之時不危不溢宜享壽考而年才五十五未盡其報豈天將遺其子孫以未艾之福乎平章之心不徒顯揚又欲使天下舉知為臣子者效誠致命則君上報之之厚如此所以勸忠也於戲平章之心其盛矣哉有壬待罪政府王實平章令茲伴食又得與平章周旋世美之知宜有壬屬也故叙其槩不辭

送蘇伯修赴湖廣叅政序

至元庚辰冬趙郡蘇君伯修由吏部尚書擢西臺治書侍御史大夫士分題賦詩以餞俄叅議中書乃彙其詩屬予序而未暇至正壬午夏拜湖廣行省叅知政事大夫士又分題賦詩以餞以昔序不果而責償於余也予不得而辭焉竊惟詩有六義賦若興為之緯直陳其義賦也因物起興興也賦尚矣而興之感人為尤易因淇澳之竹而見君子之斐因南山之臺而見邦家之光當時詩人非不能直陳其事而故為取譬之辭不如是則

無以暢其歎詠淫泆不能自已之意焉後世分題之作其興之支流餘裔乎唐以來是體昉見我元詩氣近歲號盛是體大行每見於贈别凡歷涉封部山川樓閣畧著聞見者靡不搜舉輿有未盡又從而旁羅泛及以致其極焉其故何也朋友五常之一羣居抵掌忠告善道於遵路摻袪之際以頌而不以規豈古人之所望於朋友者哉然規固責善之道而詩人為敎則主於温柔而敦厚也故必婉其意而微其辭奬其善以輔其不及使

告者無失言之累聽者有悅懌之美則分題託興之作其亦不可少者歟夫以伯修之才固不頼友而進學之功惟日不足誠若有望於友者不知詩人之告伯修其亦有說否乎湖廣地方數千里南包嶺海西控庸蜀其士質而秀其俗儉而野畬丁洞猺喜驚而嗜鬬羈州縻邑憚嚴而樂寛御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自御失其道逢人困於干戈重湖疲於饟餽二十年於此矣叅預地雖底而任則首洞其弊而藥其瘵於伯修深有望焉此

非余言也葢詩人之言而有未盡者也滔滔江漢南國之紀岐周之盛詩著於二南荆楚之衰騷鳴於百世亦多詩之地也余旦夕得請伯修必予環而報政是邦大夫士又重其去而因物起興以寓愛慕之私分題之賦又將倍蓰於今日矣不又在予哉

送牛伯榮主簿序

有劇盜蟠穴山東剽殺有年後至元二年乃出没畿甸在官有通結者故得以逺其避就屢更其名其究為辛

李郡邑畏縮出輙傷敗兵馬指揮使阿爾輝遇害予時待罪政府急欲得賊有薦烏努罕者不暇察其行請於太師丞相遣而始奏且令自擇十人與俱於是翠昌通渭人牛伯榮與馬伯榮字仲和儀狀甚偉善左右射通文移掾吐蕃宣閫歷圖沙瑪軍民萬户府知事碉門萬户府彈壓適至京烏努罕熟其勇故與共事益以刑部求盜又益以衛士重其事也追至利州大蟲崖與辛李遇李介冑鞬櫜前戈者二人從而腰弓矢者四人婦而

男服戎器者四人馬騎者牵者負者凡廿匹望伯榮等罵曰若能與我戲毋怖走山險甚徑又狹且步且騎李陟山復下伯榮射之中其馬顛李率其黨舍馬而前戟烏努罕右臂幾折射伯榮徹重甲貫膝骨拔鏃而進身被廿餘矢相與力鬭者唯烏努罕洎求盜一人餘悉遁去伯榮射李中左頷李拔矢不出以刀斷其笴再射之洞其背乃踣不動又斫其頷腦出謂已死忽突起斫伯榮馬始躓而絕殺其黨三人餘奔潰冀日悉就擒伯榮

驛至上京見太師陳其狀太師嗟賞酌以酒推食食之刑部議賞有欲攘功以爵其姻之在行者諷伯榮曰苟分其功可兩得不然均無成爾不得已推以左額一矢而聽其高下僅得潞縣尉烏努罕摧山東宣慰使賚黃金帶以讓伯榮曰微子吾其死矣子得尉而吾逾涯子不利吾物志吾愧爾強而受之潞京師舟車之會民彯俗麗素多盜既涖官悉竄去順擅漷香河寶坻之民訴盜以越境辭相率請於刑部刑部檄伯榮併捕至香河

盜十六人騎而待伯榮伯榮率三卒衝入斬三首逸一人餘悉就縛郡邑會捕者見賊而走伯榮譙之將上其狀懇請乃已有四盜由潞境疾馳而西伯榮聞之追至楊莊一盜射伯榮中胸伯榮突前刺以槍肩為賊持以刀斷其首擊之鐫追刺一人幾墜射一人中背至光熙門馬憊而還翼日中背者死有司得生者知其狀深水盜潛歷潞境逐得三人終更刑部上其功議超二等有䘏惜者予為力爭於是超一等優一資擢壽春縣主簿

官進義副尉有問伯榮以屢勝之道曰吾於韜畧無所知能無懼而已噫孟子語孟施舍北宫黝之勇一以無懼為主伯榮所得蓋近於是者邪余嘗過潞父老言伯榮既受代家食將四載盜猶讋不敢犯内鄉歸登昌潞民寢不安席至之日盜即逸去嗚呼使伯榮大其任捍禦之功如斯而已乎予嘗薦之為中書行人俾當軸見其軀幹悉其英勇將速其成大其施然貧不能久於京壽春之秩僥力辭焉壽春有民社其亦漸有所施矣方

今患盜京南白晝殺奪朝廷知郡邑之狃翫使者與衛士屢出而未底寧弭非盜之多也不能如伯榮之無懼也皆能如伯榮之無懼吾知其不足擒爾予既不能大其用於其行姑序其實以聲其能以為職捕而懼者之勸

張文忠公年譜序

贈平章政事濵國文忠張公甍南臺中丞張起巖銘其碑翰林學士歐陽玄序其文江浙儒學提舉黃溍紀其

祠三君洎有壬皆延祐乙卯公主文所取進士也有壬辱知尤深公之甍乃不獲致一奠之哀獨欲效片言隻字以荅知遇而奔走睽阻又不獲陪三君之列竊有憾焉公之子祕書郎引年以公年譜俾序其端嗚呼此有壬之志也公文行履歴具諸碑而槩諸譜矣請以躬承一二言之公汲引後進如不及有壬初倅遼州偶免瘝曠書來奬勉有興斯文復古治語承乏中朝公在鄉里每小有著作達左右必喜而形之書蓋欲策其未至也

尤慎許可獨稱緱山陳公曰邇來士大夫宜亟法此老蓋取其立朝謇諤進退明决有契於心以矯時弊也朋游有為御史過於自保者公曰御史士大夫之洛陽也此而無聞無官可為矣拜詹事丞有壬还之通州坐漕廳語終日其畧曰予見舉人以書攫官而旋擲其書以官裕身而尋敗其官多矣子將不釋於用其勉之翼日入城則飄然歸矣自是不復一接焉公以布衣入京歷登樞要道不合即去優游山水若將終身闗中之飢人

死殆盡西臺中丞之命一下慨然登車傾巳財竭心思活垂死無算號慟感疾以甍發於至誠有不能自已者非勉强所能也或議其涖事大廹而疑其制行過高不知義之所在皆當為者也國家百年培養士類其學固足以支吾世用至於養其氣以礪其風節則若有未至者焉風節不礪而不殉於富貴者鮮矣惟豪傑之士挺然有見於世而頑廉懦立之機係焉若公可謂豪傑之士矣而其久退一出又有合於義之大者也於孱其可

尚也哉

劉楚奇惟實集序

廬陵劉楚奇仕京予始愛其詩未識其人識其人觀其氣又過其詩不但標格而已也楚奇永豐世家祖桂林翁學行冠冕鄉里得壽百有三歲其百一歲時嘗序楚奇詩曰得道貴實楚奇服膺斯言名所為詩曰惟實集請余序文章以理為主理以實為主天地之間照臨錯布於其上流峙森植於其下君臣父子夫婦之秩穀粟

桑麻水火之用參於其中者皆實理也一或虛空冥漠則無以為世矣翁其有得於此乎且實之義非一對虛而言者實之反也對華而言者實之稾也對名而言者實之賓也至於篤實充實又皆是理之極致推而行之隆古淳厚之治不外是也況詩乎楚竒氣皷放其言辭而切於理其有得於實矣乎詩凡若干首他詩若文不與焉其仕也歷教職入仕京出為湖廣儒學副提舉後徵入為祕書郎朝廷熟其賢進未已也桂林翁又戒

以勿忘其大者詩則實矣舉而措之事業則他日騰茂實者其在楚奇矣

送王仲方總管赴兵部序

民生休戚係二千石漢唐之君璽書勉勵臨軒册受其得圖治之要乎我朝責風紀辟舉慮其局隘又責內外官皆與課其薦重其選而屢易其法銓衡執筆尚恨乏才果乏才耶抑舉之未盡其道邪予五陪中書幕議而待罪政府者十年天下之大固欲郡得其人而父母之

邦未免尤致意焉持論之際端揆嘗笑而言曰此若不當知村翁坐場圃之議不在他人矣彰德實父母之邦三擇郡守皆與末議馮思温公勵積皆三品以監察御史出守杜德遠弘道以左司員外郎繼馮王由義仲方以大都副留守繼杜三君皆未終更改擢公勵為刑部侍郎弘道吏部侍郎仲方令入為兵部侍郎驛徵且就道郡士大夫以侯有德於人才二年奪去借寇不克而詠歌以餞之請序其端予昔叨參預仲方右司都事同

分省上京予得請歸田里又時相過從情好非他比雖病辭不可釋也三守皆未終更入爲顯官士民雖失望予獨私幸昔陪末議之無愧又幸其位益起施益沛不局於一郡而且使天下作郡者皆效吾郡守能力於政以動朝廷速躅而進不又有激乎黄覇由頴川入爲相今六部侍郎校古制雖不同然亦華矣仲方由是而臺而省將不爲黄覇乎况公勵轉右司郎中叅議中書省事拜江浙叅政改南臺侍御史弘道亦轉宣徽僉院改

廣東廉訪使此其徵也仲方其益勉之哉

檀叔寛遺藁序

長蘆有業儒者檀其姓克裕其名叔寛其字卒七年子建奉遺藁介教授房純德請曰先子篤學尤致力於易詩若雜製作且三百首里閈則知之習矣未暴於遠也不有攸託以暴之是不知不傳獨無愧於𥚃鼎乎敢百拜請予嘉其志洞其誠為筆其概曰長蘆古叅戸地𬒳斥鹵我朝正鹽筴實總治於此故其繁夥轢大郡肩摩

轂擊莫不窮日力以事髙商而踽踽奮立其中讀書業文不有所見能之乎其致力於易遺言可見所著駸駸作者年五十九而没惜哉建也不廢其業收緝遺槀不使片言亡逸能子哉參户比屋富饒鮮知教其子生而貫朽殁未骨冷而不肖揮蕩為溝中瘠者可知也是槀之傳有以見讀書為善者之有後而繼志無忝者之克昌其業昭昭若是使觀者有所感發其亦有補於風化者乎

涅陽侯傳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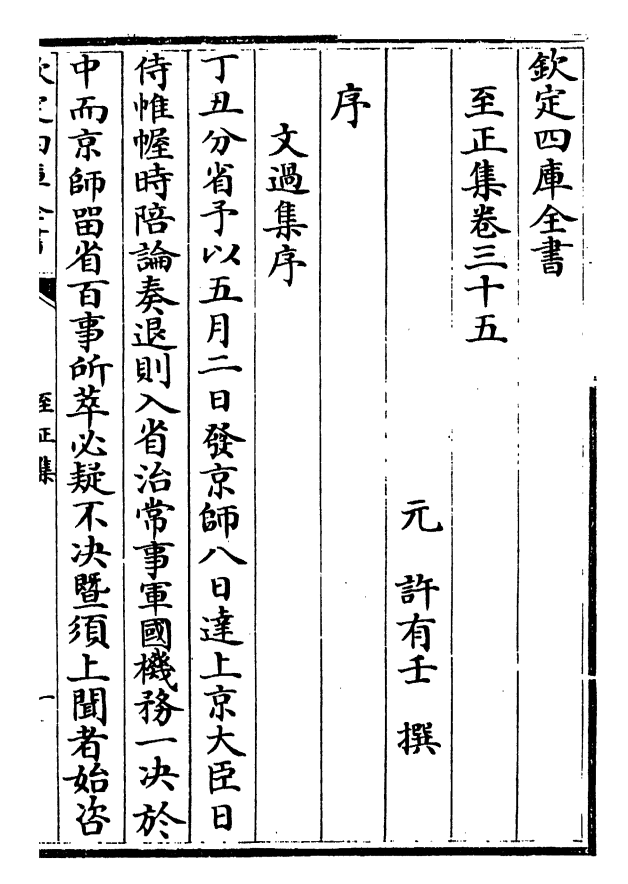
涅陽侯傳衡陽馬熙明初之所著也予三復而悲之葢有感焉夫行不足以範世言不足以垂訓功不足以及人文不足以明理汗牛充棟可勝道哉而可傳不傳者又不知其幾人也人且若是况物乎涅陽侯枚氏自燧人氏而降功莫與京虞初稗官詩人歌詠舉不及焉明初慨然筆之其祖孫之遐邇族屬之内外隱見之始終名字之同異施用之功徵求之迹詳而覈矣予初居湘

漢間但聞其狀至燕始識之特碓與砵爾其族類未識也太官若榷酤五十四大坊資其用尤多性不厭貧下乘車過市細人挈箕斗出三二錢即可致大坊捋竈有心未盡灰者貧子掇拾資其餘力焉京師百萬家不有枚氏則辛蘇氏馬通氏不能濟其三一焉思有以發揮其功書題於壁若册者餘廿年而竟未有以發之也歸鄉里始識其族而明初之傳出矣湘南栗穆祝崧氏之族自昔柄用其地江漢則狄氏盧氏羅居水滸枚邈在

中土人不知也後至元壬午始見於蘄黄山中遂乘舟入江夏狄氏盧氏俱為歛跡主狄盧者怨焉其亦不智哉承平久民生日夥枚氏不至江夏狄盧氏將不赤族乎予方欲考其從來覯明初傅始知將烹弘羊時枚氏遠遁江南此蓋其裔也余投劾歸明初不以余不能有所成而見弃也方且相從教予予時出傑作以自樂予愧於明初多矣序其傳而表之俾世之見者知明初有文才而不試又以見夫人物之遇不遇者幸不幸焉古

今不幸而遇者多矣枚有幸而遇明初明初不幸猶未遇也雖然是傳之出識者見之明初其亦有遇矣昌黎先生作毛穎傳柳子且以為怪舊史無足責焉是傳也其文之有益於世者乎覯者其毋以虛烏有視之

至正集卷三十四



至正集卷三十五

元 許有壬 撰

序

文過集序

丁丑分省予以五月二日發京師八日達上京大臣日侍帷幄時陪論奏退則入省治常事軍國機務一決於中而京師留省百事所萃必疑不決曁須上聞者始咨

報故分省簿書常簡叅議左右曹非有疑禀不至都堂日長閒退恒兀兀獨坐間得朋游歌詩率爾賡和心有感觸亦形詠歌乘興有至一二十首而無心營度一字亦復動涉旬日七月十七日奏歸日定有司次第治行予亦諭僮僕槖衣以俟諸生李晃掇拾謄作得百廿首予視而嘆曰夫士之窮者乃工於詩予竊禄逾涯人不謂窮也謂予不窮則昔人以道不行為窮方今玄象示儆獠夷弄兵浙人號饑中州告水官瘝民疲財殫粟耗

而予覥顏執政道果行乎悲夫予蓋窮者也窮者詩宜工而復不工何哉彼之窮歛其心力一寓於詩予之窮雖疲精竭神於所當為而識淺力劣卒不能為至於詞章小技亦遂俱廢彼之窮猶有詩予之窮併詩而無有而不工猶無也予其窮之尤者也而不工之語時託箴諷滕口譊譊者又小人之文過也因題曰文過集以識予過因以見小人之志又有不在於詩者焉

仇雲軒先生訓子詩序

大德丁未識仇濬公哲於京見其始婚始仕仕至西臺治書病歸遂不起繼識其兄濟公度與之交如其弟久益厚有壬承乏中書公度為户部後守晋寧終更有壬亦投劾歸不揆非偶為小兒請婚公度不鄙二姓之好遂合昔公哲嘗以子昂趙公撰廉訪公碑刻為眎因知其先世之詳至正丙戌赴名入京公度又出大父雲軒先生訓子三詩盖廉訪守威州先生就養時所作也南北名勝題詠充積且徵及有壬有壬惟四十年交游兄

弟間先之以故舊重之以婚姻則吾二家之好有非他人之所能及者焉而其先世之善可不知乎知而可復詉於言乎古人之學其要在於遏人欲存天理理明欲盡人爵從之先生詩三章其一以禄養為喜二以主一勉之三以從禽戒之其具知古人之學者乎且言行交謹禄在其中修其天爵人爵自至聖賢格言也先生之訓其子亦本於是而已矣然聖人之教後於干禄先生之詩先於禄養者何哉蓋泝流而達之源也人有是禄

而不及養者有矣禄而及養喜當何如不惟子為父喜
而父亦為子喜也今之有是禄者原諸學也勉其主一
則天理存戒其從禽則人欲遏理存欲遏子可以保其
禄父可以樂其養矣諸葛孔明訓子修身養德栁直清
戒子崇好優㳺辭雖不同義則一也廉訪公克承家學
名節焯著公度公哲為時名卿伯也治公望終江㴻省
郎中季也浩公善今厭次縣尹皆有古良吏風夫豈無
所自邪諸曾仕者日起學者日進先生之澤其益悠久

而後之如區區締附於高門者不復省崔盧李鄭販鬻
松檟之疑矣嗚呼盛哉

大一統志序

至元二十三年歲丙戌江南平而四海一者十年矣集
賢大學士中奉大夫行秘書監事扎瑪里鼎上言今尺
地一民盡入版籍宜為書以明一統世皇嘉納命扎瑪
里鼎洎奉直大夫秘書少監虞應龍等蒐集為志二十
八年辛卯書成凡七百五十五卷名曰大一統志藏之

秘府應龍謂比前代地理書益為詳備然得失是非安敢自斷尚欲網羅遺逸證其同異焉至正六年歲又丙戌十二月二十一日中書右丞相伯勒齊爾布哈率省臣奏是書因用尤切恐久湮失請刻印以永於世制可明年丁亥二月十七日皇上御興聖便殿中書平章政事特穆爾達實傳旨命臣有壬序其首臣聞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然三代而下統之一者可考焉漢拓地雖遠而攻取有正譎叛服有通塞況師

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亡以持一統議者病之唐腹心之地為異地而不能一者動數十年若夫宋之畫於白溝金之局於中土又無以議為也我元四極之遠載籍之所未聞振古之所未屬者莫不渙其羣而混於一則是古之一統皆名浮於實而我則實協於名矣且統之為言昉見於易乾之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說者謂天也者形也統也者用形者也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則又示人以體乾之道葢天

為萬物之祖君為萬邦之宗乾以至健而為物始乃能統理於天皇上體乾行健以統理萬邦所謂一統萬類可以執一御而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之機栝繫焉九州之志謂之九垃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由來尚矣况一統之盛跨軼漢唐者乎是書之行非以資口耳博洽也垂之萬世知祖宗創業之艱難播之臣庶知生長一統之世邦有道轂各盡其職於變時雍各盡其力上下相維以持一統我國家無疆之休

豈特萬世而已哉統天而與天悠久矣

宋顯夫文集序

予卧病田廬有禁近之摧廹命就道惶汗無措而復竊自喜幸故人宋君顯夫實直學士恊恭侍從自公論文亦一樂也比予入京前十五日而顯夫卒矣予病亟歸不得省其孤承詔復來顯夫已贈國子祭酒謚文清思而不可見惜哉孤龣奉燕石集拜且泣曰此先子所遺兄褧編次者也世父至治集公既序之敢援例以請予

序誠夫文不一紀又序其弟人之生世其可悲也夫昔顯夫兄弟入京首與予游盡眂予所著睽難有作必寄故知其長蚤且悉也及閱顯夫槀則未相識時歌詩已嘗及予重以三十年分誼之篤序可辭乎國家設貢舉陶天下以經術餘三十年文當日昌而名能著見者何其指之不多屈也積儲之不厚也造詣之不遠也取而遂竭發而自杌拘拘規倣而倀倀乎所適者欲昌得乎惟其有所本也有所叅也該洽沉潛心有所得濟以定

力而熟之則於辭也決淵渟而灌溝澮策堅良而走康莊庶乎其達矣顯夫登甲子科考其作未有貢舉前已汩汩矣視誘利祿而重得失忽於播而急於獲者不有間乎人知其才而不究其積儲造詣之有素也不竭不柅而又有進焉故予序其集而原其得俾後之觀者有激焉集凡若干卷文若詩樂府若干首自名燕石然世皆信其為玉也擴由奉禮郎為丞相東曹掾彙從父之文不使遺逸不愧顯夫之於誠夫矣顯甫襄事即謀刻

父文宋之後其益昌矣哉

巴克實彦卿四詠軒詩序

至正乙酉皇上軫念黎元遣使者行天下于時僻居安陽西山竊屈指當代人物之稱者監大興府巴克實彦卿實億中者也使車四出彦卿分湖廣持斧發硎始剸即游刃省縣地聲動天下未幾有太夫人憂於是賦吏之辭印綬具舟楫將逸去者皆復歸矣朝廷考使者賞集賢侍讀學士不起彦卿京國人家都城圖書滿室矻矻

進修居有四詠軒蓋即卉物之與景遇者掇為四題俾同志詠歌之以寫其胸中之樂而寓觀物之意焉人之常情狃於已者媮誘於人者流世禄鮮禮能不媮乎京師侈麗溢奔相偏有不流者乎不媮不流君子貴之況力於學而有得者乎學有得矣物特寓爾齋居默坐萬象昭晰我之得者言可既乎及接於目一卉一物莫不有契於吾心融乎中而觸乎外也若四詠所謂紅藥之於風松之於月石之雲筠之雪皆吾胸中之緒餘爾君

子之學致力於靜以應動彥卿見諸動者若是其有得可知已非徒為景物役也擴而充之藥也松也石也筠也非庭前之草前川之花柳乎風非光風乎月非霽月乎雲非膚寸而施普者乎雪非洪爐之點化者乎人以功名期彥卿予獨望彥卿功名之外焉諸公既賦詩徵序其首為之說若是不失人矣

特進大宗師閑閑呉公挽詩序

至正六年十月七日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閑閑呉公

甍於大都崇真萬壽宮承慶堂中朝士大夫駢沓走弔莫不哀傷哀傷之不足又形諸歌辭諸弟子裒為卷軸徵序其首以倡嗣音以廣其哀焉有壬交游三十年昔在政府嘗奉勑賛公像有人以為仙我以為儒之語士論不謂過也得請歸公遺雲林小影曰我不能去以我像行是我從公于邁也今年四月赴翰林學士召甫入京公即率其徒治具相勞旅館中既陛見將歸造承慶堂不告以故但酒至為引滿公曰快意若是豈欲去而

留別耶有壬明日遂行閏十月再赴承旨召至京則公已殯於嶽祠光岳堂矣嗚呼惜哉公年十三學道十六已拔萃班行其師神德真君受世皇殊眷江南初定有事南嶽公以大弟子選行神德代祠嶽瀆公實輔行年二十三聲望赫赫矣始授冲素崇道法師南嶽提點加號玄德改大都崇真萬壽宮提點拜玄教嗣師總攝江淮荊襄等處道教都提點神德觀化制拜公特進上卿崇文弘道玄德廣化真人總攝江淮荊襄等處道教知

集賢院道教事玄教大宗師皇帝即位親御翰墨書閑閑看雲四大字以賜年益高體日健勝目障而復明恭遻龍虎臺歸歷造故舊戒其徒畨次肆設飲必盡歡坐是得疾越八日中夜命弟子焚香中庭更衣正寢端然而逝壽七十有八平生勇於為善不以方外自疑故凡政令之得失人才之當否生民之利病隂有以裨益於時者人不知也與人交終始不渝至其子孫猶周恤之平居晏坐扣以國初事歷歷覼縷世家源派隆替顛末

按譜數陳有不及者經久覆扣一語不爽二親之存屢歸為壽其没也得請襄事以能喪聞疏封贈謚備極恩榮夫神仙之事不得而知吾儒闡之以其亂大倫也若公事君而忠事親而孝謂之亂倫可乎壽傳八旬翛然而返冥漠與造物者為徒視無益於世白日輕舉而稱神仙者世必有能知其孰是孰非者也其生質之異際遇之隆言行之實則有侍講虞公道行述方將銘堅珉登太史何事於序諸弟子奉冠劍歸塟有日請益切故

為述三十年之契以寫不能自已之情而舉其出處之槩以導紼謳斥苦之和者焉

秋谷文集序

相國李韓公秋谷先生薨之廿七年子獻由叅議中書省事拜治書侍御史有壬實中丞一日出先生文集俾序其端昔蘇子瞻恨不及一見范文正公與其季子德孺同官於徐序文正遺藳以挂名文字中自托門下士之末為幸而有壬之擢第也先生實坐主接餘光親誨

益不少視子瞻之於范公則有壬之幸多矣序其敢辭先生以雄邃之學為帝者師功勲在王室聲名滿天下自九重以至於里巷皆以字稱才氣跌宕落筆縱横歌詩流播荒陬下邑傳郵逆旅往往大書於壁然世知歌詩而不知其文知其文而墓碑未出不知其功勲之大之詳也國初因仍吏治日就媮窳士氣奄奄僅屬先生在潛邸日夕啟沃謂儒者可與守成一旦當國即行貢舉蓋倡於草昧倐於至元議於大德沮尼百端而始成

於延祐亦戛戛乎其艱哉三十年來得人之列於庶位者可枚指也士風之隆替治化之樞紐在焉大德之末丁國勢危疑神器杌隉之會猶操舟灧澦三峽遇排山倒海之風而能力賛祕策卒底平濟非社稷之臣乎若夫名爵掃地而削其尤錫予空帑而復其舊大官侍不鈎檢而覈其濫宿衛依憑城社而汰其冗貴近世臣莫敢議及乃挺身任之灼知將來之危而不恤也國家用儒者為政至元而後炳炳有立者先生一人而已有壬

因暴其槩使讀是集者知有德有言且以見功勲之出有原柢也皇上追念勲徳贈舊學同徳翊戴輔治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謚文忠猷字伯徵世濟其美詎可量也哉

送吳安之赴渤海縣尹序

守令皆近民令則尤近民邦本也宜培宜溉不培不溉而又抜之揠之能茂且碩乎委諸萎苶者是不培不溉也委諸貪寠者是抜之揠之也令可不擇乎爲之令者

職可不盡乎人才古今為難擇之為尤難彼有軏於上扤於下而以為不可為者復有高自標揭以為徒勞而不足為者吁以為不可為者愞也以為不足為者安也聖天子勤恤民隱守令之法徵覈古今始末精到里人吳君安之由奉使贊幕權尹渤海安之嘗掾中臺除南臺管勾他人率階是揚揚入臺省而安之僅得令人謂其不悅而坦然無不可為之虞亦無不足為之率將行請言於余夫君子不計其位之崇卑貴其道之得行民

事非一良法具存主以寛慈任以定力惟義所在孰軋孰扤令果不可為乎漢以郎官出宰唐詔郎官必擇甞任令者宋制非兩任令不擢監察令之令猶古之令也令果不足為乎且令之養民猶農之養穀春種夏芸朝撫夕視頃刻忘乎懐非善養也然農非善養而害之者多矣水也旱也螟螣也蔘荼稂莠也水旱必備螟螣必去蔘荼稂莠必嬦盡吾力矣而後可諉之天若夫不備不去不嬦而望無飢不可得也甚者戕其根艾其葉愭

於水旱螟螣過於蓼荼稂莠天下之賤農有不忍爲者

矣而乃有忍爲之者可勝歎哉渤海古名地漢龔遂可

考也安之種學積文年富力強任其勞弗求其逸慎其

易弗辭其難其天下之良農乎召對異數匪朝伊夕余

雖不與考績尚能爲子紀其實安之曰敢不敬蚤夜以

求事斯語於是常所往來者率爲詩而余以是序其端

六事備要序

愚待罪中臺令衛輝路總管劉侯清臣實御史孰其賢

也愚歸鄉里與汲接壤深居田野政譽盈耳既而貽書於愚曰謭材承之思有所矜式輯書曰六事備要幸序其端其書蓋取昔賢黃霸而下凡百人區列今日條格六事為六卷誠有益為政之書也國家重熙累洽百度修舉獨守令法迭為更張皇上御天尤軫宸慮於是辟舉之法責成之訓優待之禮無所不用其極矣且今六事根昔五事也增農桑學校常平法户口田野其有取陸宣公之議乎農桑富之而後學校教之至於賦役虞

夏之不能免則使之均而不濫詞訟羣居之不能已盜賊隆古之不能無化之使息上也簡之屛之次也夫然後水旱之係於天者不常則為常平以賑之為政之本末備矣雖然法則備矣而有在於法之外者焉周官曰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叔向譏子產鑄刑書其有意乎先生人法並任任人為多天下之大事變無窮人才之生愚哲與適非其人視成規不能行甚者隳易之得其人法雖未至推而充之為利百倍況備若今日

其及人可勝計哉若清臣其人也又輯書取善得學古入官之義矣取善一人有餘師況百人中大儒名相班班可考推其道足以淑天下後世一郡云乎哉愚於清臣有望焉使作郡皆如清臣民何幸歟或愧焉則覩是編其亦有所興起哉是編不獨淑諸已利一郡又將淑諸人而利天下也於治道豈小補云

節義集序

節義集者安成劉萬東之所輯也天地間林林總總莫

非人也比屋可封之俗邈不可復特立獨行者幾人哉自非姿禀之挺出流俗學力之洞徹重輕鮮有自拔於瀾倒風靡之中者一有其人史必書之以其為之者難而行之者鮮也萬東篤學通古今其有所激乎凡簡册所紀迨於我朝士行女懿之有關名教者裒而彙之詩而歌之使讀者開卷歷歷千載之下思其人凜然如生而諷詠其詩反覆淫泆有不悠然而得暢然而興者乎以予昔嘗見之長沙走書請序嗟夫節義天下之大閑

也為臣者必知有君為子者必知有父為婦者必知有夫夫豈強人為之者哉惟其陷溺崩頽而不能固也則為之閑者可不植乎植之之道非不力也有感觸之機焉感觸之機顧不在詩乎是集之詩有作有述述者才五條餘皆作也作詩不關名節非詩也三百篇之旨盖可考焉是集有關名教者也喜為之書

至正集卷三十五

至正集卷三十六

元 許有壬 撰

記

懷坡樓記

天之篤生大才於斯世也其有意於世乎無意於世乎無意於世不生可也有意於世則亦扶植之使舉其任於天者施於世則為不徒生已而乃沮遏摧軋至窮楚

頓瘁不甦之而不已者其亦有意乎豈瘁其躬而欲昌其道於天下屈之今而欲信其道於後世乎不若是而其道不昌不信乎惟其瘁之而後益昌屈之而後益信則吾一身有所不恤矣一身之不幸天下之幸也一時之不幸後世之幸也至於山川草木亦與有幸焉賢者之所至山若封而高水若濬而深景星慶雲之所燭春陽谷風之所及凡衣被其精光和氣者莫不孕秀發奇呈芳吐華以自異於尋常草木也況人之得於覿慼者

乎蘇文忠公文章在天地間後世學者無所容喙尚論其平生忠義而迹其出處有不能不為之浩歎者焉進盡忠論祇以賈杭之倅詠歌庸言乃以媒黄之貶翰林駸駸乎用復出知杭又兩入而出則惠州儋耳之謫遂終身矣其在朝廷始終不七八年倅守郡者十四年居貶所在道路者十三年臺獄之危殆如朝露夜碇漲海身厭毒癘所以沮遏摧軋者可謂極矣其自黄移汝也訪黄門公於筠道興國訪太守楊元素謁李仲覽識歲

月於壁宿石田驛南野人舍有詩仲覧力學精修登元豐八年進士第築懷坡閣里社旁乾道間端尹王十朋作懷坡詩淳熈間郡守林仁厚始刻公詩若十朋諸詩於石置百疊樓下閣與樓廢石刻故在至元三年歲丁丑廬陵夏日孜為録事訪閣遺趾淪為民居請復於郡郡守佐賢從之直郡東富川門外作樓三間仍榜懷坡面勢之勝三則阻湖而環之皆山後抵於西萬屋櫛比奇峯疊嶂之錯峙琳宫梵宇之映帶湖近而瀦水遠而

逝者莫不洞見經始戊寅十月落以明年四月廣隄而基固之以甓又為護隄植栁百株更閣曰樓猶昔百疊之意也夏君起家進士學道愛人不事土木務游觀者也懐公而有所興起焉昔公蒞政才七日風聲所被若歷年之浹洽所見楊元素李仲覽一二人而一郡之人均淑於今日遂使興國山川草木並聞於天下不泯於後世則黄五年惠僣六七年道路之所及忠義之所化光華之所賁至於今而未息者可勝紀哉所謂瘞其躬

而昌於天下屈於今而信於後世者其益信矣竊嘗妄意公作韓文公碑蓋亦以自道也其言所能者天所不能者人則文公之迹與公又大有相類者然文公自潮陽歸不出朝廷而卒於家公則間關萬死而幸得歸席尚未暖而病遂不起此則又有甚於文公焉而其昌於天下信於後世者則二公等也夏公請記為述其概俾郡之士皆有所興起焉若仲覽者將輩出矣登斯樓者勿徒為游觀而已也

謹正堂記

聖朝既平宋山海之藏舉入内帑而兩淮塩賦寔甲天下乃立都轉運使司於楊即宋江都縣舊治為廨以總其政廨陋且弊運使張彬拓而新之西偏隙地規為園池踵武構築園又有堂天歴庚午三月有壬來承歳大旱理棼補罅再閲月始一坐堂上幕僚以堂扁無謂請易以闗吾政而可朂後者於是取管子之文以謹正易之為之説曰國有財用人身氣血江河泉源也聖人疾

務財者疾非其道爾古者以入為出取不苛而用不竭
盐未有賦也后世以出為入利益浚而用益窘盐為厚
利暴不可擀管氏昌之歷代和之禁網日密而毫髮不
遺矣且管氏以是而霸齊後世因之而利國而識者猶
深鄙之甚哉利源之不可啟以其一啓而不可復塞也
自董仲舒言人已病之駙至今日病可知已我朝覆燾
大極無外供億之繁有不容節者則管氏謹正之說不
能無取焉故謹於取則不擾謹於積則不耗謹於出則

不滯謹於防則不濫謹於禺商則不忒謹於周給則不匱正之道不一而舉能謹之則國之為利無窮而民之蒙利均矣兩淮自大德改法世號精密歷三十年至大歷己巳庚午之旱潦而流弊積疴一旦呈露矣則謹之之道可不什伯哉姑摭其尤者言之昔人謂取利山海愈於取民然山海之利非民孰取牢盆之民勞有甚焉其或掊工本以利私逮無辜而鬻獄恣強豪噬微弱民既弊矣利何取焉登斯堂者亦思所以謹之乎扁之易

也適中書從有壬之請降中統楮獎十萬貫俾規營繕之費併舊有為十五萬貫月計贏息沛然有餘苟以資游宴而無節縱攘竊而不愧顧瞻堂扁尚謹之哉若夫官屬之建設賦額之增減煎儲漕鬻之詳備則官有常規此在所略

世忠堂記

予讀史至高祖功臣侯年表觀其誓辭則知國家未始不欲其永世無窮也然侯者百餘人至太初百年間止

見侯五餘皆坐法亡國世禄富驕不忠以將卒致傾殄
宜哉我元肇造區夏時則有若魯國忠武王穆呼哩昆
弟豐功偉績史不勝書百年來子孫日益蕃衍蔚為名
臣非相天下則長大藩持大憲其布在四方者又四方
林立焉諸孫安圖起家襲萬夫長鎮杭十年擢八番順
元宣慰使都元帥選格文武不相入惟治戎考最始有
斯命由是而可憲可相而世之得者蓋亦可枚數也太
夫人年老尋解組歸構室所居翰林承旨野齋李公以

世忠扁其顔右室事佛養母志也天厯龍飛起為淮東宣慰使舊制使不兼帥不與軍政以貴冑居重鎮特賜虎符求文其堂曰不才席世澤至達官每業業不敢縱作堂養母得名世忠俾吾子孫世守而不墜繹辭其可予聞國初齊忠武王勲名者三人世號四傑至治間王之孫當國獨以忠死考諸事可見已人有百行忠孝為至其施若殊在理寔一宣慰公克孝其親其為事君之忠考諸行可知已若夫世忠不惟其先惟其身不惟其

身惟其後先世勤勞王室繼繼承承是以有今一或有間則斯堂孰成矧有此名惟後之人世守此忠則遁一世可至百世而為堂之榮而與國相為無窮也書不云乎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既見之矣纘乃舊服無忝祖考公之後尚有望焉

上都分臺題名記

官署題名舊制也司馬公記諫院其較著者焉世祖建御史臺匢省院百司非違諫議宮啓實總之省若院㬰

足立臺政則省院無與其雄峻古所不及大駕歲幸上京則分臺從大夫二必大貴近不去左右中丞下分員行夏涖秋還機務常沓至外是未遑也分臺舊無題名至順癸酉始榜堂顔元統甲戌大夫銀青公既入視事謂榜不能容且積久徧廳壁不稱具瞻而上京䂬石請於上得陛財礱而畫之為十八年地并其陰為三十六年往者玆無從徵且不勝書斷自癸酉託始今天子即位年書之繼者馳勒其下若稽建臺昉至元戊辰責大

寄重有識共知六十七年章程具悉無庸贅及惟先哲言官事如家居近實遠今夫齊民搆屋作器必欲終其身及其子孫而勿壞政治之療有官之治其事不能如齊民之治其家也事去手則已為歲月計者且不多得況有為世計者乎公之心可謂周已推此心也一事不如法一人不得平其肯因循而不恤乎繼者又能推公之心由三十六年至於百千年感激率與有功風紀其可量耶而某正某邪覩者得以指議知所擇從則又司

馬公之意也斯石也其亦有補於風紀者乎

歸來亭記

南湖書院山長黄葵景陽奉考若妣誌銘請曰葵上世豫章豐城人迫禄養不敢擇閒闗奉二親走冷職而後先不一紀皆棄葵以逝傷哉乎貧而不能從先塋也欲有待而恐後之不可知也得地武陵新安原吾先子塟馬吾母附馬地若無悔惟狐死坵首用戚戚不自安作亭墓左扁曰歸來庶幾見吾親而致吾區區之心也久

於庭而可訓諸後者子其哀之予不幸為永感人而重有感於景陽也古者人始終升屋號臯某復者招雖不復不以為具禮也然一時而已斯亭之作其復之終身乎孝子不死其親親之出也暮則必歸雖遠而異方久而歷時亦無不歸也候門牽衣迎慰之樂為何如今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望望皇皇如慕如疑未信吾親遽逝而不歸而必欲見之於斯亭也亭之搆在宰木間雨露濡榮風霜變枯四時倏更景

沕隨化觸目之頃有不思其親者乎朝而俟夕而俟歷歲時終吾身而俟僾然愾然有不見其親者乎昔太公封營坵五世皆反葬於周士去國曰奈何去墳墓也古人重是尚已延陵季子葬子嬴博孔子乃以為合禮者禮之變也士大夫汗漫四方不羈於貧則家於仕欲有待而刷至不塟者可忍言哉景陽是舉其亦合於禮之變乎或謂古不墓祭而主有家斯亭果歸来乎噫精誠在天地無往不達親於子一氣耳子所在親固在也又

豈知地之異哉彼有誣兆域訹風水委親幾千百里要利於冥漠不可致詰之中而或馴至不葬者又士所不齒也考諱泳涯號厓翁以文行名妣徐有懿德景陽廬墓芝生於亭天道章矣抑孝有大者亭不與焉蕖豐城之慶源發厓翁之幽光不獨歸来是亭而肯搆所在無乎不在也既為記之且為迎送曲以益其思而致其歸来之至情焉其辭曰

翁昔来兮豐城御冷風兮息武陵桂之山兮逶迤翁樂

遊兮遂忘歸翁飄忽兮焉往烟霞含悽兮林壑誰賞山之阿兮松如雲松下有屋兮屋有人思翁音容兮在天在淵望翁軒車兮心裂目穿翁之歸來兮淚柏已枯翁之不來兮俟與死俱心終古兮不死期石爛兮翁必至春方雨兮秋已霜我寤或億兮我寐不忘人生有親兮駟隙非駛比望其歸兮盍慎其始

慶州書院記

資水之陽為益陽昔邑今州其陰為書院慶州居其中

因名焉大德辛丑里人莱山學錄劉履泰受命父彦瑞而作也世傳唐相裴公度讀書其旁宋致堂胡公南軒張公又嘗涖止履泰父子慨先賢之過化欲後學之均淑也殿以祀先聖廡以祀先賢堂以隆師席齋以居諸生廨以治學務庖廥門墉靡不完美割田三百六十餘畆資其用地據高爽山林叢秀盖藏修游息之勝地也聞中書得署額因辟履泰為山長十一更為今山長盧陵康震始具其故請記愚惟古作器必銘重其始以勵

其後也況若是其大者乎履泰階是為他官始不屬筆於人不自聲其功也其在繼者哉而四十年無及是者闕不甚哉厥初書院表章於宋者四我元統一海宇學制尤備郡若州邑莫不有學學莫不有官尚慮其潛導未溥而漸被未洽也凡先賢過化之地達尊之所居德善之所涖及於人而不能忘好義者出規為學宫以廣教育則為之署額為之設官秩視下州之正天下之大遠州下邑深山窮谷增設者不知其幾區也夫以增設

之廣視宋有加人才之出宜亦倍宋自今視昔果何如哉南軒告岳麓多士戒其專為决科利禄計晦菴記石鼓謂博士弟子員受授皆進取之業使人見利而不見義其拯弊格言乎國家崇學作人延祐設科以德行正術取士士因進取始奮於學固已可歎也科既格乃有因而怠焉者愚於是重有感焉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為已之學居而孝於親悌於長出而忠於君信於友猶飢之於食寒之於衣孰勸而使然哉見

其飢寒而不知求而汲汲勸之使求者此君師之仁也
此而明雖決科不能撓其志孰有視貢舉有無而作輟
哉此而不明高科美官適足以覆其身爾昔學政不修
士無所止故宅幽阻講習其中今天下皆學居之高明
樹之官師食之旣廩若餼泰父子又能增設以廣教育
是邦之人何其幸歟此而不力則是寒不衣飢不食而
甘凍餒以斃也而震也又能葺學之奬闢田之荒發四
十年湮沒不稱之實皆可書也雖然書功末也有本焉

學者其慎勿忽

先施堂記

遼東控濊貊地數千里樂浪實古朝鮮由箕子教以禮義田蚕織作民不相盜東京失御公孫氏威行海外管幼安以人中之龍蟠然歸之講詩書習俎豆三十七年民化其德遼金崛起遂為内地雖教不逮古而士生其間蔚為名俊者多矣聖元建路治列聖涵育之恩守令之化意必有魁奇忠信之人出為世用而箕管流風遺

俗或未泯也予佐憲山北邉海皆屬地也薄領是司行郡邑觀民風有使者焉則所謂古今人習有不得而稽者矣憲史吕文瑞嶄然有以自見一日謁曰小子不幸七歳無怙母氏盡瘁教育以有今日所以曠定省走下役迫慈命也在先戮力甘瀡承歡有堂幸扁其顔用力不敏余方賢其人問其鄉又余所欲稽者遂扁以先施且語之曰若知先施之義乎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曽子之言蓋為事親者設也人生百歳疾病老幼

有欲學不及者讀書至是若寐而寤若醉而醒苟有人
心寧不惕然警懼耶夫耕稼後期有望來歲學不時積
死而後已事君涖官接朋友畜妻子怠於前慎於後失
之此取之彼見在有餘皆可復者也極天下之事不可
復者獨事親焉愛日之誠一息或間雖欲負米其可得
乎孔門之徒曾子稱孝惟其真知篤行故見於言也峻
潔而警拔有足以聳動感發人者子兄弟尚勉之言未
既再拜請曰若是其亟歸哉曰余以曾子之言告子矣

曾子之孝能養志者也故有在側雖無離憂而其心不樂者然孝如曾子孟子但謂可者豈不以生鞠之德大無能名為子所盡但若此耳子其骨銘先施血誠養志則二者庶乎得兼矣曾何人哉希之則是管簟之流風遺俗顧不在兹乎既以是昜之又本其風土之所自俾郡人有所興起焉